

你要的幸福，  
一直就在这里！



最后的  
吻别  
**GOODBYE KISS**

梅吉◎著



最受期待的才女作家梅吉，  
最新温柔力作！

 辽宁教育出版社



最后的  
吻别

# GOODBYE KISS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吻别 / 梅吉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82-8223-8

I. 最… II. 梅…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3849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270 千字      印张: 1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责任编辑: 徐悦      王俊      责任校对: 刘 璪  
特约策划: 严小娥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

---

ISBN 978-7-5382-8223-8

定价: 22.80 元



# 目 录

## 最后的吻别 Goodbye Kiss

最后的吻别	1
不是青蛙就是王子，不是王子就是青蛙	8
2月14日，到此为止	15
2002，写在歌词里的真爱	21
思念路人段小路	28
我们曾经为爱失足	35
我在去年藏了一把深情	42
相识于江湖 相忘于江湖	48
友情在旁边，爱情在中间	55
有些爱很浅，浅得只是一枚创可贴	62
如果爱错了，也只能将错就错	68
请原谅，爱情姗姗来迟	74
没有被嘴唇烫过，却依然是爱情	81
骆小语的选择题	88
爱与英雄，莫问出处	94
爱你的时间，是一株朝颜的花期	100

爱要用力，再用力一点	107
左手旁边是谁的右手	114
总有一个不属于爱情的红颜	120
谁埋了陶小爱的前世	126
谁与爱情同呼吸	133
我要你，可我要不起	139
寻找上一秒星光	147
有个流氓爱过我	154
我曾经那么接近幸福	160
我们隔着许多的莱茵河	168
烟花散开的时候，请带我走	175
请允许我只是路过你	181
亲吻他的眼睛不错过此心	187
你不在我身边时，我最爱你	194
梨花街的情事	201
空城是一座寂寞	207
菊花香	213
金盏花的花语是别离	220
今是昨非	226
爱情包袱	233
爱情疼痛的伤口	240
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	247
爱在原点，你在天涯	254

被爱错过	260
藏在电影里的爱	267
对你，爱爱爱不完	274
很爱，很爱	281
去年冬季的一米阳光	288
十七岁的终章	294
与你相望的距离，需要平行线	301
在你的心里，爱着你	308

## 最后的吻别

他们不是情侣，他们之间没有承诺，他们也不像朋友，因为朋友不会这么亲密。他们就游离在朋友和情侣之间，试探，靠近，然后退却。



秦朵是在周六的图书馆遇上掬扬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竟然一直没有改变这个习惯，在每个周六的下午去图书馆坐上半天的时间，不仅仅是看书，更多的时候是透过靠窗的位置，朝对面的琴房张望。

彼时，那个琴房是属于秦朵的，她周六的时候会去老师办的艺术学校教小朋友弹钢琴。

## 维也纳的梦想，是在认识他之前

掬扬暗恋了秦朵一年才鼓起勇气去认识她。其实她早已知道他总是在对面楼偷偷地望这边，只是她的目光扫过去，他就慌乱地逃开。秦朵觉得这个男生是真正的羞涩呀，有心去逗他，总是不经意就回过头去冲他做个鬼脸，吓得他差点把书本掉下去，她就笑了，很欢喜。

那时候她是音乐学院的大三学生，一心想去维也纳，那是每个学音乐的人心里最繁盛的梦想。那里有贝多芬、莫扎特、斯特劳斯的足迹，有金色音乐大厅，蓝色多瑙河，五彩的卵石路，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像音乐的符号。

而，掬扬，是另一所大学化学系的大二学生，学习有机物和无机物。

秋天快结束的时候，他买了查理钢琴演奏会的门票把她拦在下课的路上。他的脸涨得通红，他用手一遍一遍去扶眼镜黑色的边框，他说，请你去。

她真的去了，坐在他旁边。

那个秋天，他从他的学校坐四十分钟的车去她的学校，他陪她去琴房练琴，给她的杯子里倒温润的开水，或者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像她的学生一样，仰视着。

她一早就告诉他，毕业后会去维也纳。她说，她终究是要走的。她说这句话就是想给他一个暗示，不要待她太好，她和他是没有结果的。

只是，掬扬忽略过去了。他带她去放风筝，去鸽子坪喂鸽子，买酸奶给她。他从来不说喜欢她的话，只是会一直走在她的右边，为她挡车，会在



她去教学生钢琴时坐在对面的图书馆等她下课，会在节日的时候跑到邮局寄卡片给她。下雨的时候，他给她送伞，起风的时候，提醒她加衣，她病的时候，守着她吃药。

他们不是情侣，他们之间没有承诺，他们也不像朋友，因为朋友不会这么亲密。他们就游离在朋友和情侣之间，试探，靠近，然后退却。

整个大四，秦朵不是没有犹豫，她觉得这个沉默羞涩的男生已经渐渐走进她的心里，只是在梦想和爱情之间，她到底还是选择了梦想。

总觉得太过年轻，不想为爱舍弃什么。

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去机场送她。她去图书馆找他，看见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自顾自地哭泣。她的心一软，几乎想留下来，但维也纳的诱惑太过于强烈，她还是凛着心走了。

她到维也纳，邮了一封信给他，她在上面印了她的唇印，她说，这是 Goodbye Kiss。

### 吻是薄荷味的，她很眷恋

维也纳真的很美，盛大华丽。只是最初的新鲜感过后，就是独在异乡的孤楚感了。她的语言课老是过不了，她不擅长这个，她要打工挣学费，要和几个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语言的女孩住在一起，还要努力适应维也纳多雨的冬季。

有金发蓝眼的男生追求她，只是见过几次后他们就想和她一起过夜。她在夜里，会想起掬扬，想起穿白色衬衣，戴黑框眼镜，跟她说话会紧张会脸红的掬扬。

他和他偶尔会通电话，维也纳与中国时差是六个小时，可他们却总是调整不过来，不是你在忙就是我有事，潦潦地收线，心里惆怅。

一年后，掬扬出现在维也纳，她很惊喜，他给她带了大堆的中国零食，他一袋一袋地摆在她面前，她的眼泪几乎要落下来。

她带他去看巴罗克式建筑，去多瑙河看夕阳，去施特劳斯金像前献花，在拥挤的人群里，他握住了她的手。

他们不谈情也不说爱，话题永远是不着边际的，还是不像情侣，即便他们已经亲吻过了。他没有出去住旅馆，她安排他住在她的房间。她和他偎在被子里看电视，他把她洒在被褥上的饼干渣一点一点拾起来，他整夜都抱着她。

入睡前，她会和他接吻，细腻的，温润的。她的手贴在他的胸前，好像把他的心紧紧地握在掌心里，他的唇有薄荷的味道，她眷恋不已。她心虚地说这是晚安吻，他不语。她是怕的，怕自己会跟了掬扬回国，这个念头在她心里急速地生长着。

他的签证到期了，回国的前夜，他们一直在赖在床上。唇齿相错地接吻，不停地，好像要把对方吮进自己的身体里。他的眼泪，滴在她的脸上，很疼。

后半夜，她迷糊着睡去，再醒来，他已经离开。

她追去了机场，奔跑的时候，她的眼泪，一直在落。他的航班已经起飞，她站在机场巨大的玻璃前，生出些庆幸，她终究还是留下来了。

她依然邮了一封信给他，印上她的唇印，她想他知道的，那是Goodbye Kiss。

## “同居”是现世安好的生活

到维也纳的第四年，她回国探亲。她终于有机会和同学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举行演奏会了，她掩在众人之中，她不是主弹。

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些失望了。这里的音乐奇才太多，而她好像已经弹累了，没有信心再有突破。

回国，她去找掬扬，那时他在读本校的硕博连读。他几乎没有变，只是越来越有知性男人的气质，她问他为什么不出国，国外的化学类科

研项目空间更大。他说，我在这里，你终究会回来，我怕我走远了，你会找不到。

这是他说过的最露骨的一句话，她听了，心里颤颤的。他不说爱，不说喜欢，但他比所有大张旗鼓追求她的男人更珍惜她。

她长久地腻在他的怀里，手贴在他胸前，像是握住他的心。

她搬去和他“同居”，她摆上自己的牙刷、毛巾和拖鞋。她穿上他的衬衣赤着脚在房间里走动，她突然那么想，和他生活在一起，像情侣一样。

他去上课的时候，她就去菜市场买番茄和土豆，洗好切好等他回来炒。她会做饭，但她想吃他做的；晚饭后，他们会散步；周末的时候，会去公园骑双人自行车；下雨的时候，会撑着伞在街上晃荡。即使看一部很无味的电视剧，她也会觉得快乐。

他们还是会拥抱接吻，但只限于此。

她知道，她没有给他承诺的时候，他是不会和她做的。他们还不是情侣，他们之间没有海誓山盟，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他们的未来，太不明朗，好像所有的欢喜在下一个瞬间就都被分离掉。

这一次，依旧是有个人要先走掉。

她回维也纳的时候，已经想过了，这个学期的课程结束她就回国。至于梦想，那太缥缈，她现在想要握住的，是一份爱情。

她想要去爱，像所有简单的女生一样，可以和男友胡搅蛮缠，逼着他说到底爱不爱自己，爱有多深，会有多久。

她喜欢和他“同居”的日子，这样现世安好的生活，很美。

他越发深刻，而她却暗淡了下去

第五年，她结束了在维也纳的课程，她发现自己其实一点也不留恋那里，她想回国，想和揄扬在一起。

揄扬在琴房见到她的那天，是星期六的下午。

时光好像从来都没有流走，还是许多年前，揄扬坐在图书馆靠窗的位置，小心翼翼地朝她的琴房张望，她朝他扮鬼脸，看他慌乱，然后就笑了。

揄扬已经毕业，在一家研究所做科研。

他们去很多地方，以前去过的，好像是种“温习”，离开的时候，她终于问他，你爱我吗？

她知道他是爱的，只是，她想真切地听来。

他点头，说爱。

她仰起头来，很深情，她等着他来吻她，她要给他承诺了，她要告诉他，她再也不会离开，她要和他在一起，做情侣爱人。

只是，他因顿地退后了一步，他说，我要结婚了，两个月以后。

她的表情僵在那里，她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是他在开玩笑，但，是真的，他说他要结婚了。

她在那天夜里，抽了许多烟，流了许多眼泪，她想，她终于暗淡在他的心里，可是他却在她心里，越发地深刻。

她不知道，他在她的楼下，徘徊了整个夜晚。

一次硝化实验，他因为疏忽操作时加料顺序错了，反应物爆炸，他被他的助手推开，他没有事，但他的助手脸上溅到了混酸，治疗后她的脸上留下了疤痕，她一直喜欢他，事故后，他和她走到了一起，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能和秦朵在一起的原因了，他亦知道她的梦想，他一直觉得自己过于平凡，她的天空，太高，他只能以仰视的姿势，面对她。

他们终究做不了情侣，也许，有爱情。

## 没有片段，是可以重复的

秦朵没有等到揄扬的婚礼就离开了，她还是决定回维也纳去。他们之间一直都是这样，所有短暂的相聚好像只是为了漫长的别离，只是，这一次

的别离，便是一生了。

他去机场送她，像是做正式的告别。

她踮起脚在他的唇上轻轻地吻了下，她笑着说，这是 Goodbye Kiss，这次是真的 Goodbye Kiss。

转过身去，她泪如雨下，心疼得迈不开步子。

时光在她面前退呀退，可是怎么也退不到她想要那个片段，她只能，对着它们，绝望不已。

飞机腾空的那刻，所有的结局戛然而止。

不是青蛙就是王子，  
不是王子就是青蛙

也许，找一个爱自己的青蛙，比找一个不爱自己的王子，来得更幸福。



那个时候，是青春期。

翟小如微胖，个子矮，长相规矩，因为是市井的孩子，也就不觉突兀。谭三也是调皮捣蛋的主，伏着她上房揭瓦，下河摸鱼，整日里上蹿下跳，倒也很欢喜。

是草长莺飞的季节，整个世界在翟小如的眼里，都是清澈的蓝。

### 灰姑娘的条件

后来，另一个少年出现了。他是坐着黑色轿车来的，白衬衣，咔叽色的裤子，眉眼温和，笑容阳光。翟小如正打那里经过，步子就踩乱了，心跳得厉害。

很快就传开了，他是从北京过来的。爷爷是军区大院的将军，他来这里度假。翟小如嘴里就嘟囔了一句，难怪呢。

谭三拿手在她面前晃，难怪什么？翟小如白他一眼，难怪他带着北京那样高贵的气息。

小城的孩子，对首都，对从首都来的沈文安都充满了好奇。他经过的时候，院子里的小孩都如鸟兽散去。是觉得不敢亲近，很远的距离。

翟小如捉了一只蝈蝈，在沈文安经过的时候，捧到他的手里。送你。她直直地说，声音有些抖。其实沈文安并不难相处。他们很快就相熟了。她带他上山打枣，蹚河摸蟹，带他去捉萤火虫，偷蜂蜜吃，教他用桔梗编蝈蝈笼……是和谭三常常玩的事，但对沈文安来说，是新鲜与稀奇的。

翟小如用了她所能想到的所有的玩耍方法来讨好他。即使她从树上摔下来，即使她被蜜蜂蜇了一头包，即使她流汗，流血，也再所不惜。

看见他笑，她的心里就是高昂的自豪。是最最美好的事了。

他会为她拉琴，巴哈的《小步舞曲》，他说，他以后要做音乐家，全世界巡回表演。翟小如的嘴里就啧啧的。

谭三穿着背心来找她玩，她看他的眼神就多了嫌弃。他衣不称身，粗糙不堪，指甲缝里还有墨边。她就说了，没空。谭三拿小石头砸她，狠狠地

骂了句，叛徒。

她不在乎。

只是，夏天过后，沈文安就要走了。

她问他要地址，咧着嘴笑，我给你写信吧。

他就拿了纸笔，给她写了串字，末了，写上，沈文安收。

大人们发现翟小如似乎是一夜间就长大了。不再疯耍，成天抱着书本看，眼睛一下子就看出近视，戴着黑框的眼镜，脸瘦出了尖下巴。

写了很多的信，但沈文安回得很少。寥寥的几句，总是忙，忙着考试，比赛，练习，还有北京的一帮子朋友。翟小如只是带给他一个愉悦的假期，时光再走，就慢慢地把她挤出了他的记忆。

他没有信再来。石沉大海，也不过如此吧。只有翟小如，越来越沉默。

是补习了一年才考去了北京，这城市空而密集，天，云，风，翟小如扬起头来时，眼泪就滑了下来。

连沈文安都不知道，他的一个出现会改变一个女孩的命运。她非要到北京，非要上北京的大学，都和他有关。

她去过他家，但地址已经不对，北京变得太快了。

有一年，学校里排《灰姑娘》，招募公告里写着：灰姑娘的扮演者，需要160cm以上……

零零种种的条件好几排。

翟小如的心就疼成了一口井，呼吸不得。

原来，原来，做个灰姑娘还是需要条件的，而她，不够格，第一条就被刷了下去。她只有158cm。

眼泪，哗啦，哗啦地，落下来。

## 花有花债

大学毕业，翟小如留在了北京。在一家小公司做文案，拿不高的工资。



在北京生存并不如想象中容易，大把的人才，东突西围，有一份看似不错的工资已经不易。除去房租，水电，生活费，交通费，依然过得灰头土脸。

穿廉价的衫，用A版的包，和很多20出头的女孩一样，各安天命。

谭三也来北京了，他是在山西读的大学，很冷的专业，工作并不好找。却偏偏想要到北京来发展，他在北京西站给翟小如打电话时，身上就100块了。

他惨兮兮的声音让翟小如动了恻隐之心。看在是同乡，又曾是很好的朋友，就收留了他。她自己住的也是那种单间，一层楼公用厕所和厨房。谭三就睡地铺，说好了拿到工资就搬出去。

十月的北京已经冷了，地板上又潮又凉，翟小如看着逼仄的房间，看着房间里两个穷困的人，心里很灰。

谭三没有做本专业，找了一家打印机公司卖打印机。抱着一台打印机，满北京地跑。可是半个月下来，一台也没有卖出去，翟小如好像比他还急，每天他一回来就问，卖了吗？他摇头，但信心百倍地说，明天，明天一定会卖一台的。

他亦会说，翟小如，等我有钱了，我请你吃龙虾，再买两杯酸奶，喝一杯，倒一杯。

翟小如苦涩地笑，不置可否。

但是，在北京这些艰难的日子，因着有谭三的陪伴，也渐渐地安了些心。他们一起去菜市买蔬菜，支着小锅炒，烟熏火燎的，谭三的额上会有些细细的汗。吃菜的时候，谭三总是把大片的肉夹到翟小如的碗里，吃，吃，他笑。

跟着领导去开个行业研讨会，百无聊赖的时候，有个年轻的男子就上台发言。是一眼就认出了，这不是沈文安又会是谁。

怎样也忘不了的脸，温润的气质，干净的眼神，高挑，俊朗。原来他没有做音乐家，他开了一家软件公司，在业界小有名气。

有硬硬的风，一路杀到翟小如心里，生疼。

那天夜里，谭三买了鲜花回来。

他终于卖出去打印机了，不是一台，是足足的40台。一家大型跨国公